

美國面臨社會階級流動僵化危機及其省思

機會均等是美國夢的靈魂中樞，美國立國以來各種制度都以此為制定之標的，由下而上的社會階級流動許多是經由教育機會均等而實踐的。平民總統柯林頓，其成功即是美國夢最典型的代表。

近年來，來自各階層、讀大學的美國學生數一再創歷史新高，看似高等教育機會更普及，但表面輝煌的數字並不能掩飾貧窮及勞工階級子弟遠遠落後的事實。根據教育部 2004 年的數據，入讀大學的低收入子弟，僅有 41% 於五年內完成學士課程；比來自高收入家庭子女的 66% 畢業率低很多，更不幸的是差距正日漸擴大，推動社會階級向上的教育引擎，似已漸失活力。根據華盛頓經濟政策學院(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的統計，自 20 世紀 70 年代起，社會最底層與最高階級的家庭收入已日益懸殊。1979 至 2000 年間，20% 赤貧家庭收入僅增長了 6.4%，而最上層的 20% 家庭收入增加了 70%，頂尖 1% 的家庭收入更增長了 184%；這段期間只有 11% 的社會底層往最上層升。聯邦儲備銀行波士頓支行的兩位經濟學家分析美國過去三十年的家庭收入，發現停留在原收入階層者，70 年代為 36%，80 年代是 37%，到 90 年代則躍升到 40%。21 世紀至今情勢更呈惡化，若再算上人口增長數，社會縱向流動非但呈停滯，更顯示不斷降低的趨勢。這種現象不祇引起美國國內大量的關注，國外相關的研究也相當豐富。加拿大國家統計局的一位經濟學家 Miles Corak，將十數個歐洲及北美國家之社會階級流動狀況研究比較後表示，最近幾十年來在富裕國家中，低層晉階成功之機率，英及美雙雙殿後，遠不及法、德、加拿大及北歐諸國。

欲藉教育而晉升社會階級的管道為何不若以往暢通，社會固窮現象為什麼愈演愈烈？

近十年來全球化趨勢下，經濟結構受到空前的衝擊與改變，不需要大專教育的製造業工作瀕臨消失，迫使更多的人唸大學，但大學費用不斷攀升，高等教育昂貴化已超過了許多普通家庭所能負擔。而政府罔顧民意背道而馳，共和黨主政把人不成功的原因全歸咎於個人不夠努力，因而大大削減對貧困人群的濟助，教育資助也大幅降低，為年收入\$41,000 子弟設置的培爾助學金 Pell Grant 審核一再趨嚴、凍結不予增加甚至挪為它用，而繁瑣的申請手續似乎意在嚇阻。影響所及，學校的補助政策也傾向擇優授予、而非按需而分，以致於得獎學金者多來自中上家庭成績優秀的子弟。據統計，90 年代貧窮學生所得之補助平均比富裕者多 50%，但今日反倒是富裕學生得到較大數目之補助，高等教育漸淪為服務富人的工具。

連公立大學一年學費也要上萬，逼得越來越多的學生大量打工，精疲力盡難於

兼顧課業而被迫中輟學業。有的雖志在四年制大學、但囿於經濟而以兩年制社區學院為跳板，但調查顯示雖有 75% 的社區學院學生有志深造學士課程，能如願者僅 17%；中轉站最後無奈成為終點，在金元標準下，絕大多數貧苦的孩子被擋在了大學的門外。甚至社區學院學費也提高到難以承擔的地步，像喬治王子社區學院(Prince George's Community College)，2004 年秋就有 390 個學生因為付不起學費而休學。

而私立大學在學生入學政策上嘉惠校友子女，類似世襲的繼承傾向更顯出教育系統的分化；長春藤盟校尤其明顯。哈佛大學接受 40% 校友申請子女，而一般的錄取率為 11%，普林斯頓錄取了 35% 的校友子弟，賓州大學比率更高達 41%，像布希總統就是祖孫三代的耶魯大學校友。比起 20 多年前，長春藤盟校更多的學生來自全美收入最高的家庭。這些含著金湯匙的孩子們，一出生就和勞動階級區別，教育機會的優先更造就他們成為社會的貴族；根據調查至少 45% 的富裕階級是承襲家庭財富，更有的研究顯示 60% 的財產優勢是繼承而來，這種家族經濟優勢甚至庇蔭好幾代，再加上社交圈的連接與交叉，財富越來越集中，對經濟文化的控制更牢固。

寒門之子無力脫困，生活條件及健康狀況都無緣提升，導致低於人下的心理障礙，種種不利他們恐怕又得循著父母的老路，貧窮有世襲化的趨勢。大學的門檻越來越高、教育上的貧富歧視及市場化情況已引起許多的關注，有些大學開始了改革的腳步。維吉尼亞州大、馬里蘭州大、內布拉斯加大、Amherst 學院不僅增加對窮困學生的補助、並且在入學政策上特別眷顧低收入階級。哈佛、耶魯及普林斯頓大學都修改了經濟補助政策，哈佛大學大學校長更表示，美國當今最嚴重的問題是貧富間的差距加劇，因此學校保證凡入學之貧困學生均得毫無債負的畢業。除了個別學校的努力，有些州政府也調整政策以提升貧困學生之畢業率；把對大學補助之額度與其學生畢業率並論，責成學校解決學生的困難並輔導他們完成學業，紐約州即是先驅之一。

因此而引發的政治發展更深受矚目，其影響勢深遠難以估計，四十年前為追求「族裔」公平的平權法案受到空前的挑戰。很多人質疑，貧困的白人並不少於少數族裔，以種族界定而執行平權法案不僅不能達到平權目的，而且製造新的不公。有些州事實上已不再採行傳統的平權政策，許多的調查也顯示以社會階層為考量的補助法案更具民意的支持。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也因為現行法案爭議不斷、肇致多起訴訟，表示以種族為依的法案可能遭廢除，並建議未來的平權將以社會經濟為基礎。看來美國教育領域的平權法案改革已掀起，演變已勢在必行。

21 世紀知識經濟的時代，形勢更較以往嚴峻，高等教育不僅僅是職業競技場上必要的敲門磚，更是國家擁抱未來的關鍵，正如十九世紀英國首相狄斯雷利曾說過，一個國家的命運就決定於它對人民的教育。人人平等是美國憲法明列的條款，美國社會對其自平等為底的美國夢深為自豪並以捍衛為己任，社會階級縱向流動力道雖

然今不如昔，但仍有近 1/3 的大學生表示其父母沒有完成高中教育，而且幾百年來社會自省的勢力一再証明關鍵時刻返正的力量，歷史或將再次證明美國夢不僅僅只是一個夢，教育會使美夢成真。

資料提供：駐洛杉磯辦事處文化組周立平

資料來源：04.12.05/華爾街日報；05.13.05/華爾街日報；05.24.05/紐約時報